

## 卷第十八 神仙十八

柳歸舜 元藏幾 文廣通 楊伯丑 劉法師

柳歸舜

吳興柳歸舜，隋開皇二十年，自江南抵巴陵，大風吹至君山下，因維舟登岸。尋小徑，不覺行四五里，興酣，逾越谿澗，不由徑路。忽道旁有一大石，表裡洞澈，圓而砥平，周匝六七畝。其外盡生翠竹，圓大如盤，高百餘尺。葉曳白雲，森羅映天。清風徐吹，戛為絲竹音。石中央又生一樹，高百餘尺，條乾偃陰為五色，翠葉如盤，花徑尺餘，色深碧，蕊深紅，異香成煙，著物霏霏。有鸚鵡數千，丹嘴翠衣，尾長二三尺，翱翔其間。相呼姓字，音旨清越，有名武游郎者，有名阿蘇兒者，有名武仙郎者，有名自在先生者。有名踏蓮露者，有名鳳花台者，有名戴蟬兒者，有名多花子者。或有唱歌者曰：「吾此曲是漢武鉤弋夫人常所唱，詞曰：『戴蟬兒，分明傳與君王語。建章殿裡未得歸，朱箔金缸雙鳳舞。』」名阿蘇兒者曰：「我憶阿嬌深宮下淚，唱曰：『昔請（明抄本無請字）司馬相如為作《長門賦》，徒使費百金，君王終不顧。』」又有誦（誦原作詞，據明抄本改）司馬相如大人賦者曰：「吾初學賦時，為趙昭儀抽七寶釵橫鞭，餘痛不徹，今日誦得，還是終身一藝。」名武游郎者言：「餘昔見漢武帝，乘鬱金楫，泛積翠池，自吹紫玉笛，音韻朗暢。帝意歡適，李夫人歌以隨，歌曰：『顧鄙賤，奉恩私。願吾君，萬歲期。』」又名武仙郎者問歸舜曰：「君何姓氏行第？」歸舜曰：「姓柳，第十二。」曰：「柳十二自何處來？」歸舜曰：「吾將至巴陵，遭風泊舟，興酣至此耳。」武仙郎曰：「柳十二官，偶因遭風，得臻異境，此所謂因病致妍耳。然下官禽鳥，不能致力生人，為足下轉達佳家三十娘子。」因遙呼曰：「阿春，此間有客。」即有紫雲數片，自西南飛來，去地丈餘，雲氣漸散，遂見珠樓翠幕，重檻飛楹，周匝石際。一青衣白戶出，年始十三四，身衣珠翠，顏甚姝美，謂歸舜曰：「三十娘子使阿春傳語郎君，貧居僻遠，勞此檢校，不知朝來食否？請垂略坐，以具蔬饌。」即有捧水精床出者，歸舜再讓而坐。阿春因教鳳花台鳥「何不看客？三十娘子以黃郎不在，不敢接對郎君。汝若等閒，似前度受捶。」有一鸚鵡即飛至曰：「吾乃鳳花台也。近有一篇，君能聽乎？」歸舜曰：「平生所好，實契所願。」鳳花台乃曰：「吾昨過蓬萊玉樓，因有一章詩曰：露接朝陽生，海波翻水晶。玉樓瞰寥廓，天地相照明。此時下棲止，投跡依舊楹。顧餘復何忝，日侍群仙行。」歸舜曰：「麗則麗矣，足下師乃誰人？」鳳花台曰：「僕在王丹左右，一千餘歲，杜蘭香教我真篆，東方朔授我秘訣。漢武帝求太中大夫，遂在石渠署見揚雄、王褒等賦頌，始曉箴論。王莽之亂，方得還吳。後為朱然所得，轉遭陸遜，復見機、雲製作，方學綴篇什。機、雲被戮，便至於此，殊不知近日誰為宗匠。」歸舜曰：「薛道衡、江總也。」因誦數篇示之。鳳花台曰：「近代非不靡麗，殊少骨氣。」俄而阿春捧赤玉盤，珍饈萬品，目所不識，甘香裂鼻。飲食訖，忽有二道士自空飛下，顧見歸舜曰：「太難得，與鸚鵡相對。君非柳十二乎？君船以風便，索君甚急，何不促回？」因投一尺綺曰：「以此掩眼，即去矣。」歸舜從之，忽如身飛，卻墜巴陵，達舟所。舟人欲發，問之，失歸舜已三日矣。後卻至此，泊舟尋訪，不復再見也。（出《續玄怪錄》）

元藏幾

處士元藏幾，自言（自言原作言自，據明抄本改）後魏清河孝王之孫也。隋煬帝時，官任奉信郎。大業九年，為過海使判官。無何，風浪壞船，黑霧四合，同濟者皆不免，而藏幾獨為破木所載，殆經半月，忽達於洲島間。洲人問其從來，則瞋然具以事告。洲人曰：「此滄洲，去中國已數萬里。」乃出菖蒲桃花酒飲之，而神氣清爽。其洲方千里，花木常如二月，地土宜五穀，人多不死。出鳳凰、孔雀、靈牛、神馬之屬；更產分蒂瓜，長二尺，其色如椹，二（《杜陽雜編》下二作一）顆二蒂；有碧棗丹栗，皆大如梨。其洲人多衣縫掖衣，戴遠遊冠，與之話中國事，則歷歷如在目前。所居或金闕銀台，玉樓紫閣，奏簫韶之樂，飲香露之醕。洲上有久視之山，山下出澄水泉，其泉闊一百步，亦謂之流渠，雖投之金石，終不沉沒，故洲人以瓦鐵為船舫。更有金池，方十數里，水石泥沙，皆如金色。其中有四足魚，今刑部盧員外尋云：「金義嶺有池如盆，其中有魚皆四足。」又有金蓮花，洲人研之如泥，以間彩繪，光輝煥爛，與真無異，但不能拒火而已。更有金莖花，如蝶，每微風至，則搖蕩如飛，婦人競彩之以為首飾，且有語曰：「不戴金莖花，不得在仙家。」更以強木造船，其上多飾珠玉，以為遊戲。強木，不沉木也。方一尺，重八百斤，巨石縋之，終不沒。藏幾淹留既久，忽念中國，洲人遂制凌風舸以送焉。激水如箭，不旬即達於東萊。問其國，乃皇唐也；詢其年號，即貞元也。訪其鄉里，榛蕪也；追其子孫，疏屬也。有隋大業元年至貞元年末，已二百年矣。有二鳥，大類黃鸝，每翔翥空中，藏幾呼之即至，或令銜珠，或令受人語。乃謂之轉言鳥，出滄州也。藏幾工詩好酒，混俗無拘檢，十數年間，遍遊江表，人莫之知。而趙歸真常與藏幾弟子九華道士葉通微相遇，求得其實，歸真以藏幾之異備奏上。上令謁者齋手詔急徵。及至中路，忽然亡去。謁者惶恐，即上疏具言其故，上覽疏咨嗟曰：「朕不如明皇帝，以降異人。」後有人見藏幾泛小舟於海上。至今江表道流，大傳其事焉。（出《杜陽編》）

文廣通

文廣通者，辰溪縣滕村人也。縣屬辰州。溯州一百里，北岸次有滕村，廣通居焉。本漢辰陵縣。《武陵記》云：廣通以宋元嘉二十六年，見有野豬食其稼，因舉弩射中之。流血而走，尋血跡，越十餘里，入一穴中。行三百許步，豁然明曉，忽見數百家居止，莫測其由來，視所射豬，已歸村人圈中。俄有一叟出門曰：「汝非射吾豬者乎？」文曰：「豬來犯僕，非僕犯豬。」翁曰：「牽牛蹊人之田，信有罪矣。而奪之牛者，罪又重矣。」文因稽首謝過。翁云：「過而知改，是無過矣。此豬前緣，應有其報，君無謝焉。」翁呼文通至廳上，見十數書生，皆冠章甫之冠，服縫掖之衣，有博士，獨一榻面南談《老子》。又見西齋有十人相對，彈一弦琴，而五聲自韻。有童子酌酒，呼令設客。文飲半酣，四體怡然，因爾辭退。觀其墟陌人事，不異外間，覺其清虛獨遠，自是勝地，徘徊欲住。翁乃遣小兒送之，令堅關門，勿復令外人來也。文與小兒行，問其始末，答曰：「彼諸賢避夏桀難來此，因學道得仙。獨榻座談《老子》者，昔河上公也。僕漢時山陽王輔嗣，至此請問，《老子》滯義。僕自掃門已來，於茲十紀，始蒙召進，得預門人，猶未深受要訣，只令守門。」至洞口，分別慙慙，自言相見未期。文通自所入處，見所用弩皆已朽斷。初謂少頃。已十二年矣。文通家已成喪訖，聞其歸，乃舉村驚疑。明日，與村人尋其穴口，唯見巨石塞之，燒鑿不可為攻焉。（出《神仙感遇傳》）

楊伯丑

楊伯丑，馮翊武鄉人。好讀《易》，隱於華山。隋開皇初，文帝搜訪逸隱，聞其有道，徵至京師。一見公卿，下為禮，入無毀譽。

汝之，人不能測。帝賜衣，著至朝堂，舍之而去。常被發佯狂，遊行市裡，形體垢穢，未嘗櫛沐。亦開肆賣卜，卦無不中。有人失馬，詣伯丑卜之，伯丑方為太子所召，在途遇之，立為作卦，曰：「可於西市東壁南第三店，為我買魚作鱠。」如其言，詣所指店中，果有人牽所失馬而至，遂擒之。何妥嘗與論《易》，聞妥之言，笑曰：「何用鄭玄、王弼之言乎？」於是別（別原作測，據明抄本改）理辨答，思理玄妙，大異先儒之旨。論者謂其有玄機，因問其所學，曰：「太華之下，金天洞中，我曾受羲皇所教之《易》，與大道『玄同』，理窮眾妙，豈可與世儒常談，而測神仙之旨乎？」數年復歸華山上，後世有人見之。（出《仙傳拾遺》）

#### 劉法師

唐貞觀中，華陰雲台觀有劉法師者，煉氣絕粒，迨二十年。每三元設齋，則見一人，衣縫掖，回顰瘦，來居末坐，齋畢而去。如此者十餘年，而衣服顏色不改。法師異而問之，對曰：「餘姓張，名公弼，住蓮花峰東隅。」法師意此處無人之境，請同往。公弼怡然許之曰：「此中甚樂，師能便住，亦當無悶。」法師遂隨公弼行。三二十里，扳蘿攀葛，才有鳥徑。其崖谷險絕，雖猿猴不能過也，而公弼履之若夷途。法師從行，亦無難。遂至一石壁，削成，高直千餘仞，下臨無底之谷。一逕闊數寸，法師與公弼，側足而立。公弼乃以指扣石壁，中有人問曰：「為誰？」對曰：「某。」遂划然開一門，門中有天地日月。公弼將入，法師隨公弼亦入。其人乃怒謂公弼曰：「何故引外人來？」其人因闔門，則又成石壁矣。公弼曰：「此非他人，乃云台劉法師也，與餘久故，故請此來。何見拒之深也？」又開門，納公弼及法師。公弼曰：「法師此來甚饑，君可豐食遣之。」其人遂問法師便住否？法師請以後期。其人遂取一盂水，以肘後青囊中刀圭粉和之以飲法師，其味甚甘香，飲畢而饑渴之想頓除矣。公弼曰：「餘昨雲山中甚樂，君盍為戲，令法師觀之？」其人乃以水噴東谷中，俄有蒼龍白象各一，對舞，舞甚妙；威鳳彩鸞各一，對歌，歌甚清。頃之，公弼送法師回。師卻顧，唯見青崖丹壑，向之歌舞，一無所睹矣。及去觀將近，公弼乃辭。法師至觀，處置事畢，卻尋公弼。則步步險阻，杳不可階。法師痛恨前者不住，號天叫地，遂成腰疾。公弼更不復至矣。（出《續玄怪錄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